

## 关于‘鲁迅风’及其它

最近为了‘从金性尧席上谈起’，引出了许多篇关于‘鲁迅风’和文载道的文字，似乎这也算是‘文坛往事’，使人津津乐道的。可是在我的心目中，这点‘往事’是令人作呕的，现在既然有人‘乐道’，我也觉得呕之而后快。

‘鲁迅风’当然刊行在鲁迅死后，钱是金性尧出，最初编辑的似乎是高季琳（柯灵），第一期上记得还有景宋的文字，我在当时见了这种刊物，只觉得莫名的嫌恶，因为这正如鲁迅在‘忆韦素园君’一文的结尾所说：

‘文人的遭殃，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后，言行两亡，于是无聊之徒，谬托乱己，是非遽起，既以自衒，又以卖钱，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，这倒是值得悲哀的。……’

现在有人举出‘鲁迅风’有关的几个人，除掉唐弢以外，其它诸人都说不到和鲁迅有什么渊源，连在戏剧界比较出名的柯灵也不是。‘鲁迅风’谈不到继承鲁迅，金性尧（他笔名文载道，真够进孔庙吃冷猪肉的）周黎庵之流，倒是承林语堂之风，袭周作人之笔的，他们的（尤其是前者）唯一长处，就是懂得抄书，所抄的书又古又僻，大抵是明末诸子的为多，这正是鲁迅生前所痛恶而抨击的。‘从金性尧席上谈起’，先要知道金性尧之和周作人的名字连在一起，那是在上海租界沦陷，日本军阀席卷了大半个中国，周作人贵为教育总监的时候，‘鲁迅风’收摊已久，出风头的是梁众异的娇媚朱朴之的‘谈风’，这一批物以类聚的第三流文奸，貌为闲适，实则奔竞，周作人南下，在苏州游灵岩山，吃石家吧肺汤，在上海酢酬无虚席，都是这班文奸在捧场。可惜现在有人写这一段文坛掌故，却没有人用这段掌故写‘新儒林外史’。

我和金性尧柯灵相熟，但我很奇怪这两个人会搅在一起，柯灵为人胆小，和金性尧合作期间不长，原因是金性尧的太太和妹妹，都是又天真又纯洁的人，在火热的救国运动中，她们一觉醒来和那样的丈夫，哥哥发生了很大矛盾。做太太的离家出走，提出离婚，金性尧就迁怒到思想比较左倾的柯灵头上，说他教唆，柯灵吓得不敢和他见面，结果劝得她回家和好，他们的友谊也完结了。听说后来她还是和金性尧化离，而且去了延安。

为什么我和金性尧他们相熟呢？原来当时为了避免战火，我和他们都搬到当时的法租界三德坊住，亲眼看到他们一家人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。说金性尧这个人沾沾自喜的文人，不如说他是犬儒主义十足的‘市侩’，现在谈掌故的人，能否举出金性尧像模像样的一篇文章来？

不消说，抗战惨胜之后，金性尧和他的一伙人是销声匿迹了，但现在居然有人提起，这还得拜周作人之赐。说起周作人，我至今仍欢喜读他的许多篇散文，但也不能忘记他在一九四三年南游时许多歪诗的恶劣（当年就是如此感觉的），他做了教育总监，却自称‘我是山中老比丘’，真是欺世而盗名。

几年前也有人谈起金性尧的，那是现在已挂了左倾招牌的当年的朱朴之（省斋），由于他不如周作人出名，所以虽然一样‘从金性尧席中谈起’，却并没有引人注目。

（一九六八，五，三。）

---

从‘金性尧的席上’谈起 徐訏

周作人先生给我的信中有‘在金性尧的席上……’的话，许多朋友来问我这是什么一个场合？金性尧是谁？这倒引起我许多回忆与感慨。

金性尧是一个写散文杂感的一个作家。他是‘鲁迅风’（半月刊？）的一员，鲁迅风是在‘孤岛时期’上海出版的一个刊物。所谓‘孤岛时期’上海，现在年轻的朋友大概不会了解。那是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上海，上海的租界则还未被日本人接受的一段时期。因为租界上还是英法所谓工务局所管辖，所以在那里得维持着一个抗日的爱国的气氛。鲁迅风是一本薄薄的刊物，可说是七个朋友的同人杂志。这七个人，我现在还能想出六个人来，一是王任叔，他那时当已是共产党员，他是宁波人，很早就写过小说散文之类。解放后，一度出任驻印尼的大使，后来调回国内，因为主张文艺‘人性论’的关系，受到严重的批评，以后不知下落，今年少说说也有六十五岁了。二是柯灵，柯灵姓高，是绍兴人，后来写了几个电影剧本，现在也被清算，说他的电影‘不夜城’是资产阶级的立场。三是唐弢，唐弢是邮政局一个职员，他的文笔很简炼，写杂感，学鲁迅，在自由谈发表时，有时确可乱真。在沦陷的上海，他帮助过上海寄后方的邮件，逃避受日人稽查的工作。四是周黎庵，是宁波人，他在高中读书时就在人间世论语投稿，也谈明人小品，可见是早见才华的人，他的太太是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，穆丽娟本来是戴望舒的太太，离婚后嫁给周黎庵，许多人以为他们的结合很难久长，但是他们一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生了一对很美丽的双胞胎，现在该已是十八九岁的少女了。周黎庵后来曾到淮河劳改，听说现在已过世，不知确否？五就是金性尧，金性尧是余姚人吧，他的太太也写散文小说，他的家里有钱，乡下有田，上海有房屋，他住的房子是自己的。还有一个大概是周木斋，我不熟，所以印象较浅，另外一个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（下畧——‘笔端’第五期。按，金性尧的祖籍是宁波舟山，绝不是余姚。）